



又到中秋月圆时

■ 湖北京山 李甫辉

中秋月圆,意寓团聚和乐。在我五十四岁人生的记忆里,印象最深的要数高中毕业那年的中秋节了。那时,我的父亲和祖母还在世,我家一大家子共九口人:父亲、母亲、祖母三个大人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。父亲是小集镇上手工工业联社里的铁匠,他整日躬着背锤铁供我们读书。母亲,远不似现在的衰老和椎骨病缠身了,她那时年富体健,早出晚归在生产队辛勤劳作,挣工分口粮养家。

祖母那些年七十来岁吧,她在家专管烧火。记得我读初三时一个星期天夜,我下晚自习后回家,她使用筷子搵塞了满罐头瓶的腌菜让我带回学校吃。那一个夜里,我在返校路上,仰着头数着天上疏朗的星星、看着皎月云影。少年懵懂的我,那时全然不觉,也不会想到,终究有一天祖母会离我而去的。我那时只是觉得有她在真好。兄弟姐妹住在老家的屋檐下,互勉互学,那时我也不会想到,我们终有一天会各奔东西,相互分开的。

就在这样的温暖里,在这样亲人一个也不少的环围呵护中,我读完初中,又往本县的重点高中学校读书了。紧张繁忙地攻读学习,不知不觉高三时的中秋节到了,班主任胡老师说,高考一结束,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就要分开了,今年班里热热闹闹开个中秋晚会吧。我们将教室的桌椅全搬靠墙边,腾出中间的空地来。入夜,全班师生围聚一起,班长曾同学将买来的瓜子糕饼给每个同学分发一份,晚会便开始了。

团圆

■ 安徽桐城 吴桐

那年中秋节,我搭乘早班车回故乡,下车时遇见从县城赶回来的二哥二嫂。路上我和二哥商量着利用中秋节假期,弟兄仨在一起好好商量如何照料大腿骨折后刚出院的老母亲。我提醒老二,无论老小和小嫂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,都要忍着,绝不能在老家再闹矛盾。三周前,八十六岁的母亲跌倒骨折,在医院做了手术,农历八月十四拆线。本想多住几天,但母亲思乡心切,就当天出院。

母亲一直住在老小家,小嫂因为身体不适,想让母亲在医院多呆几天。但母亲不同意,出院那天,我和老二因为公务急事走不开,就由二嫂、老小和我爱人办理。老小惧内,便以抓阄方式确定弟兄仨赡养的次序,一家一个月。结果老小抓了头阄,只好将母亲接了回去。小嫂很不高兴,说如果你们现在接老人回来,自己就回到北方定居的女儿家。此前老小和小嫂在女儿经营的超市打杂,今年春节大家商量后,让老小和小嫂回来照料行动不便的老母亲,我和老二在经济上给予补偿。

其实在母亲手术住院期间,老小和小嫂就已经流露出要将母亲送到兄弟姐妹家轮流住的想法。他们的想法我能理解。但母亲在乡下老小家住惯了——老小拆了母亲的旧屋并在原屋基上盖了几间楼房,其中留一间给母亲。而让母亲住养老院,肯定会不适应,况且我们咨询过,像这样生活不能自理又需要特殊护理的高龄老人,如果没有家人陪护,养老院也不愿接收。

那年的中秋节,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熟悉的大门,没见着小嫂,仅老小在院中忙碌。母亲躺在床上,安静地熟睡。二嫂得知小嫂去屋后邻居家回避,便主动上门打招呼。碍于情面,小嫂还是回来了,我们客气地寒暄了几句。小嫂絮絮叨叨地叙述自己身体毛病多,叙述服侍老人的不易,我们安静地听着,不时点头表示理解,并安慰她说:辛苦你了。时近中午,弟兄仨就如何赡养母亲还没有谁主动开口,我想,就留在酒桌上慢慢谈吧。

我不知道那夜的开始,教室外的月亮是怎样的圆亮了,总之教室里的联欢是活跃的。晚会主持者是学习委员向同学,她口齿伶俐,身材小巧。先是学校教务主任吴主任讲话,胡老师及各科任老师发言,然后同学们按节目单唱歌跳舞,自娱自乐起来。教室上方的日光灯微声嘶嘶地响着,亮照着同学青春红扑的脸,欢乐荡漾在每个人的心头。那样的情形,现在想,他们那时实在活力迸发了。

终于下一个节目是要做抢答题了。学习委员说出“一块豆腐切八块,最多只能用三刀,如何切”的题目,当同学们还在琢磨的时候,我立时脱口而出地说出了正确答案。这其实是我早做过的一道题目,向同学颌首点头,同学们的掌声热烈响起来:这一幕,我至今回味。晚会结束后,兴犹未尽的我,同几位同学一起到教学楼顶看中秋月,那盘大大的、褐色微红的圆月悬在蓝幕的天穹里,继而又隐入乌云里去了。

三十四年过去了,今天,又到了中秋月圆的日子,昔时的同学都劳燕四散,各分东西了,我的父亲和祖母也早离开人世,长眠于故乡九泉之下的黄土地里了,母亲老去,我也已过天命之年,想到这些,丝丝缕缕的哀伤弥漫住我的心头,渐而又澄明了。我想,人生的生老死亡、离合悲欢,正如了时间的流逝,月的圆缺阴暗,是自然不可抗拒的事,我们唯珍惜眼前人,做好当下每一天,才是最正确的态度和最紧要要做的事情。

有二嫂当大厨,十几个菜很快端上桌。先喂母亲吃了午饭,又煨好桂花米酒,我拿出白酒,将弟兄仨的酒杯斟满。我和老二先敬了老小和小嫂(小嫂以果汁代酒),感谢他们为照料母亲所做的付出。老小嘿嘿一笑,一口干了。我和老二接着斟满杯单独敬小嫂,妻和二嫂、小妹也分别用桂花酒敬了小嫂和老小。酒至微酣,二嫂借机问我,春晚一首歌唱红了六尺巷,你在桐城工作,是不是真的?我明白二嫂的用意,讲起了六尺巷的故事,还说现在六尺巷游人骤增,都是慕名宰相的“礼让”而来,最后我邀请老小、小嫂和大家有机会来桐城做客,我带你们游六尺巷。渐渐地,酒桌上气氛活跃起来,老小和小嫂又恢复以前的豪爽好客,一个劲地劝我们多吃点。我们也不客气,大快朵颐,一家人又像一家人的样子,你敬我,我敬你。不用华丽的言语,万语千言尽在杯中。

弟兄仨相互碰杯了十来个回合,便恰到好处地收场——这是我们弟兄在一起喝酒的特点,话语不多,一切尽在酒里。白酒下肚,五脏六腑都觉得通透舒畅,定睛一看,我带来的白酒包装盒上,还印有“礼让三尺,敬酒三杯”字样,心里更加亮堂了。

饭后我们和往年一样,分吃了一块月饼,象征全家团圆,幸福美满。离开老家和母亲打招呼时,忽然想起来,酒桌上把赡养老人的事给忘了。我朝老小笑笑,老小和小嫂也朝我们笑笑,从他们的笑意中,我已经找到了赡养老人的最佳答案。

国庆长假,我们再次回乡。见母亲恢复得不错,已经可以在藤椅上坐两三个小时了,我们都很高兴。午饭时,我们将母亲安坐在圆桌主座,其他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围坐成圆形,一家人频频举杯,向母亲敬酒,祝母亲早日康复,晚年幸福。母亲端起盛有排骨汤的碗,以汤代酒,笑得合不拢嘴。

从中秋到国庆,我们从分歧到团圆,期间的酸甜苦辣都溶入杯中酒,酒入喉咙,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。

“长腿”的月饼

■ 安徽肥西 周芳

周日,我陪父亲到超市买东西,一进门,几个月饼宣传货架摆出各种造型,放在了显眼地方。父亲讶异:“哟,中秋节快到了。这一年的,过得真快。”

年岁大的人很容易伤春悲秋,我马上分散他的注意力,故意说:“爸爸,现在的月饼,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口味,要是从网上买,朝发夕至,这速度相比你在部队时,是不是长了‘飞毛腿’?”“哈哈——”父亲大笑。

我们家,都知道父亲当兵时有个典故——“长腿”的月饼。

那还是父亲参军第二年,中秋节那天早餐时,连队给每个战士发两个月饼。父亲每说到此都会眼睛发亮,拖长语气强调道:“那可是月饼啊,我在家时可稀罕了!”父亲说,那天早上,一进饭堂就闻到糖香、面香、油香,一个个战士都兴奋得直咽口水。父亲拿到油津津,黄润润的月饼时,突然有了一个决定——他要寄回家,让家里人尝尝。

月饼算战士们的早饭,父亲决定不吃时,就悄悄地装进了口袋。他怕战友们发现,问起不好意思,就深埋着头,慢慢地喝着稀饭。其实,战友们津津有味吃月饼的样子很让父亲眼馋的,掰开的月饼,香味尤其诱人。这时,值勤连长过来了,“噢,小周,你的月饼呢,全吃完啦?”“啊,哦,没有。”冷不丁地被问,父亲涨红了脸,不知所云。“没有?那月饼哪去了?难不成‘长腿’跑了?”旁边的战友们也觉奇怪,父亲只能尴尬地笑笑。连长觉得有些蹊跷,当着饭堂这么多人他没再追问。早餐结束,战士们列队回宿舍时,连长叫住了父亲,细问原委。当连长得知真相后,居然止不住地笑。然后,他像变戏法似地,从自己口袋里也掏出两块月饼,说,“我俩想一块了,我也留着呢,不过,我不是寄回家,你嫂子来探亲,带给她吃。连长说,你孝心可嘉,那我这两块就送你了,你自己也尝尝。”我父亲坚决不要,一番推辞后,连长说,“要不这样,你拿一块自己尝尝,我带一块给你嫂子,你嫂子来部队好几回了,以前吃过月饼的。”

拗不过连长,父亲拿着三块月饼回到了宿舍,他并没有给自己留下,而是将三块月饼细细包裹,全部寄回家。父亲说,寄月饼回来的路上,他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,感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伟大而正确的事,他想像着我大伯、姑姑他们兴奋的劲头就开心不已。

那时与外界的联系方式主要是写信,有急事才打电报。父亲记得大伯在信里说过,月饼收到,好吃。我父亲是在当兵第三年才第一次回家探亲,回家前,他在城里特地买了糖果和饼干带上。虽然日子已经慢慢好过,但这些零食对农村人来说还是宝贝。

父亲在和家人聊天时,提及月饼一事。姑姑“哦——”地一声,恍然有话要说,却被奶奶用眼神制止。父亲忙追问,最后,奶奶只得道出实情。那只“长腿”的月饼确实寄回来了,但已经霉了,一家人心疼不已。姑姑噘着嘴说:“妈还想把外面坏掉的皮子剥掉,再用火烤烤吃,结果,里面的馅都霉了。二哥,是五仁馅,还有青红丝,都霉掉了还能闻到香呢!”每回,父亲说至此,总会感慨万千,他遗憾自己和连长的心意换来一场空。

父亲的部队在南京,老家在合肥乡下,现在只要个把小时的车程,在那个年代,一个包裹能“走”上十多天。中秋时节,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高温多雨天气,空气湿度大,食品不霉才怪呢。事情过去几十年了,月饼再也不是稀罕物了,但每当我们吃月饼时,储存在父亲记忆中“长腿”的月饼,却让我们一家人“品”出了另外一番香甜。